

作家访谈

活着就一定要有所敬畏

——王跃文谈《苍黄》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王跃文,男,1962年10月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先后在溆浦县、怀化市、湖南省等政府机关任职。现居长沙,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及小说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等作品。

日前,王跃文携新作《苍黄》亮相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苍黄》是王跃文继《国画》《梅次故事》后十年磨刀之作。尽管王跃文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但无可否认,他擅长用严肃的笔调,描写官场中的人与事,揭秘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官场规则与生存之道。写作风格翔实,人物内心刻画细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持久欢迎和追捧。

《苍黄》整个故事里贯穿着一幅油画。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玫瑰。花瓶却是歪斜着,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这幅画的名字叫《怕》。王跃文解释道:这幅画出自一位高僧之手,所谓菩萨怕因,凡人怕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菩萨怕因,讲的是菩萨不种恶因,于是在最初就防止了恶的果。他想提醒人们,面对天地万物,面对滚滚红尘,面对纷繁世事,面对自己内心,一定要装着一个“怕”字。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王跃文说为什么常有不幸的人为惨剧发生?就是有些人心里太没有怕了。怕也可以称作敬畏。我们活着,一定要有所敬畏。

## Q&A

### 苍黄不拘泥于典籍解释

海南周刊:新书定名《苍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跃文:这部小说完成之后,我一直想不到理想的书名。后来想到“苍黄”二字,眼睛为之一亮。我用的是《墨子·所染》的原典:说的是素丝入染房,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我在小说开头引用了这段话。比喻事情变化反复,也可理解为环境对人的影响。

苍黄还有一义,即带青的黄色,或叫青黄色。这同小说的调子也颇为相符。当然,我愿意读者朋友们开放式地理解小说的题意,不必拘泥于辞典里的解释。

海南周刊:《苍黄》出版,除作品本身倍受关注外,也酿成了一起出版事件?

王跃文:我在今年1月份、5月份,由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代理出版过小说集《蜗牛》《平常日子》,并同该公司签了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合同。

今年6月份,我获知该公司在我前两本书的印刷发行过程中隐瞒了实际印数,因而提出退出合作的要求。

但该公司不是本着协商的态度,而是立即决定印刷我先期发过去的十五万字的未完成本。我当即表示,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遗憾的是该公司真的就把半本书印出来向全国发行了。该公司于7月6日印出这半本书,名叫《落木无边》,此时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这种情况下,我同江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 县级官场背景最具代表性

海南周刊:小说开篇讲了一个南方县城政府班子换届选举,短短几天,各种力量互相博弈、制衡,为什么选择以此开篇?

王跃文:选举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选举方面有很大进步,但也不可否认仍然存在某些问题。我选择选举开篇,一则开门见山展示基层官场的生态环境,一则便于主要人物陆续出场,再则为后来的故事发展铺陈了线索。

海南周刊:您过去写的小说,多写省市级或地市级,这回写县级,有特别考虑吗?

王跃文:没什么特别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官场级别的高低,只有数量区别,没有质量区别。

中国社会的官文化过于发达,哪里的官场都大同小异。但是,县级官场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说到官场,县一级开始才算是完整的官场。也就是说,中国官场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在县级都具备了。

在我看来,官员们起码得在县委书记以上才算得上开始从政。打个比方,漫漫从政路上,县委书记算是打出租车的起步价。县级官场又同老百姓直接联系,这是上级官场所没有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县级官场不可能像上级官场那么单纯,工作难度其实很大。我刚从市里调到省政府时,听省里有些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夸夸其谈,暗自觉得好笑。做得好大官的人,未必就做

得好县官。

### 活着就一定要有所敬畏

海南周刊:对了,引言部分还介绍了一幅画?

王跃文:这幅画就是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挂在我的客厅。

画出自一位高僧之手,我的家人在海外慈善义卖场拍买下的。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玫瑰。构图有些像凡·高的《向日葵》,只是调子为安静祥和的蓝色,不同于凡·高的炽烈。花瓶却是歪斜着,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这幅画的名字叫《怕》。

我不懂美术,这幅画的艺术价值我没资格评价。我是过了很久才看到这幅画的框上写了小小一个字:怕。

我当时心里很触动。怕大概是佛教提倡的一种精神。所谓菩萨怕因,凡人怕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菩萨怕因,讲的是菩萨不种恶因,于是在最初就防止了恶的果。凡人目光短浅,往往是看到了恶的果,才知道害怕。我想提醒人们,面对天地万物,面对滚滚红尘,面对纷繁世事,面对自己内心,一定要装着一个“怕”字。为什么常有不幸的人为惨剧发生?就是有些人心里太没有怕了。怕也可以称作敬畏。我们活着,一定要有所敬畏。

海南周刊:“怕”是你这部小说想集中表现的东西吗?

王跃文: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意图,也许不是一个字可以讲清的。但是,“怕”的确是我在《苍黄》中着力想表现的一个意思。我曾经想过用“怕”字作书名,仔细想想不理想,就放弃了。

### 人生不应随色而变

海南周刊:您的很多作品,大都是写官场,有没有自己亲身经历与感受?

王跃文:我写官场的小说,肯定有我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但并不是自己的经历。作家大多数时候是生活的观察者、思考者和表现者。

海南周刊:喜欢您作品的读者面很宽,据我了解,一些年轻朋友也爱看您的书。对于一些投身政坛的青年朋友,有什么建议吗?

王跃文:很多年轻人喜欢看我的书,多是抱着认识社会的态度。我小说里写的,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也并不想告诉年轻人,生活就是如此,你们当如何如何。

我没有指导年轻人的野心。但是,我想年轻人看看我的小说,哪怕获得些片面的认识,也是有好处的。

素丝入染房,变成什么颜色,完全由所遇颜料而定。但人毕竟不是没有生命和意识的素丝,不应随色而变。

海南周刊:反映官场的小说目前比较热销,您的作品又非常注重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刻画,直指人心,能谈谈当下国人的心理特征吗?有哪些需要校正呢?

王跃文:我认为官场小说太受欢迎,说明社会不太正常。十年前我打过一个比方,假如天体运行正常,人们会忘了头顶的天空。一旦出现日全蚀,太阳被黑暗遮住了,人们才会去争着去看。

海南周刊:《苍黄》里有个细节,书里面涉及一些南方方言,读起来很生动,为何有此设计?

王跃文:我基本上是普通话写作,不过一个南方人的普通话肯定有地方特色。我刻意用了一些很地道的方言,其实就是我自己家乡溆浦的。严格来说就是我们村方圆十几公里地之内的。山区方言复杂,十里不同音。但写的事件没有家乡的影子,我的所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虚构。

我用家乡的方言作语言素材,为的是增加小说语言的韵味。比方,北方人说破罐子破摔,我家乡讲烂船当作烂船扒;北方人讲沸沸扬扬,我家乡讲抬起来了;北方人讲起哄,我家乡讲起拱子。我家乡的话很生动。

## 新书品读

## 王跃文

## 能否重振“门户”

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平

也就这十来年,以王跃文、阎真、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田东照、王晓方、石钟山、肖仁福、高和、洪放等为作者方阵,以《国画》《梅次故事》《抉择》《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至高利益》《跑官》《官道》《沧浪之水》《女同志》《欲望之路》《仕途》等为代表作品的“政经”题材小说或者“官场小说”大行其道。

这些小说占据了很大的图书市场份额。而且可以预见的是,类似的小说还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对于“官场现形记”式的小说在中国的流行,我从来不感到意外。因为,侯门深似海,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哪怕只有一点小情报,这样的小说也会有人看。

另一方面,“官场”又确实能够满足成功的幻觉。所以就不难理解“新浪读书”把“官场小说”做成“人仕”、“晋升”、“守位”必读书目。当书写“官场”不再是禁忌,“官场”这个“场”自然成为小说写作者演练自己的“大操场”。

至于读这些小说的读者是满足窥视欲、好奇心;或者是“官场”上段位比较低的小官人”当作“官场指南”、“进阶手册”来读,我就不好妄测了。就像写这些小说的也有一个段位的高下。高者谴责讽世,揭真相,剖人心,低者就是迎着读者私暗的趣味,瞌睡枕头而已。

在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已经进入到一个纲纪混乱的时代。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官场小说”填塞着图书市场。因此,我要追问的是:低层次、掠夺性的跑马圈地,我们还有多少地可以圈?读者已经疲劳,我们还能制造多少“惊悚”?“官场无正义”“厚黑学”是不是作为“官场小说”的唯一伦理尺度?“高大全”式和“矮小坏”的人物之外,官场中还有其他人吗?

不知道王跃文写《国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会写成现在这样混乱的江湖“门户”?事实上,我至今坚持认为,王跃文的《国画》即使不是当代第一部写“官场”的小说,但《国画》肯定是第一部为这类小说赢得“文学江湖”声誉的小说。不仅如此,时至今日我们很容易在许多小说中识别出《国画》的“幽灵”。

既然《国画》在江湖有如此号召力,现在王跃文沉潜十年写出《苍黄》,我们自然有理由期待《苍黄》能够重振门户,重拾声誉。

《苍黄》能不能勘当此任?和市场的跑马圈地的疯狂相比,《苍黄》是一部精耕细作的小说。

小说中的县城政界是王跃文最为熟稔的疆界。我相信作为“退役官人”的王跃文,一定有过“党办主任李济运”和“宣传部长朱芝”的理想、激情和无力把握自己的黯然神伤。和那些书肆的“官场小说”不同,《苍黄》也写“官场”黑幕,举凡官场流脉、政治争斗、经济纠缠、黑白两道、化外高人等等,但王跃文已经意识到不应该在这些低端的涉“黑”上挑衅出版的底线。甚至在一些诟病很多的地方,王跃文重新审视血缘、同门之谊、男女之私这些中国政界本土传统的合理性。进而,《苍黄》将写作的焦点放到对那些宦海浮沉的芸芸众生更为隐秘的内心,写他们的疯狂和恐惧。

和许多同类小说的不可一世不同,《苍黄》是一部关于“怕”的小说。这些“怕”,是我们人性中更为细弱的部分。回到“人”,回到纷繁复杂世界中人性的纠结是王跃文对“官场”题材小说的正本清源,也是对它的贡献。舍此,“官场”题材小说没有出路。也正正是以此为小说的起点,《苍黄》的正邪两分、黑白二色变得暧昧和模糊。而这正是人作为人,官场作为官场的真实所在。而《苍黄》本来还可以把“疯狂”和“惧怕”的主题写得更淋漓,怀揣正义的那部分人有着内心的“怕”和“爱”,那些所谓阴暗小人、那些处心积虑谋权谋私者呢?要知道人物的“脸谱化”是这类小说的一个惨不忍睹的致命伤。

“官场”题材小说将进入一个市场细分的时代。出版者为一个怎样的目标而出版自然可以在这样的市场细分中审慎选择。而《苍黄》和它的出版者还可以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好。

《苍黄》,王跃文能否重振门户?我们拭目以待。